



浮生若梦

□缪群舟

他从大地走来，带着旷野的晨风和泥土的芳香。走过田野拱桥，走过石径竹园，走向大山下的那间土瓦石墙小屋。那里有位九十多岁的老母亲等他回家。

一年前母亲不小心摔伤腿，不便走动。昔日身体硬朗时，得知儿子要回家，清晨她便会拄着拐杖，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等待儿子。累了坐在树旁的石凳上，往往这一等一坐就是一个上午。这次她病了，再也没有力气走出家门等儿子回家，想到这里，他眼角不禁泛起了泪花，脚下的步子也快了。短短三个月的母子相伴后，母亲走了，小屋分给兄长，他拎个行李独自走向大山。

那座山临海而立，地势险要，海拔五百多米。据三国时期方士葛玄（后世又称“太极仙翁”）曾在此山修道多年，采药炼丹，并于山中那块如意石得道升天。因此，这山成了海上神山，遂成道教名山。现有葛玄修道时留下的茅篷炼丹洞、草药坊、仙水井、放娘石等遗迹。村民为了纪念这位得道高人，将当地绿叶带藤刺红彤彤又鲜亮的野草莓称作“葛公”。山间有座寺庙住着一位年迈清癯的和尚，老和尚仁慈和善，笑起来像秋夜的一弯银月。

仲夏时节，“葛公”已难觅踪影，他于山中住了两个多月，又下了山，因山上的寺庙要迁移，进行重建和扩展。下山后，他在母亲居住过的老屋邻近租下一间小房子，把自己安顿下来。他时常独自一人与画为伴，一手持着调色盘，另一手握着画笔，柔韧的手腕催动笔管，勾勒点触旋转间，恰似沐风而翩跹的青鸟，缤纷的色块争先恐后地经由饱满的

笔肚从笔锋处喷薄而出，奔向墙面。微微抿起的唇角，稍稍前倾的身体和自在流畅的笔端汇聚了天地间自然万物的壮观景象。于是，周围邻居家房屋的外墙、石壁、菜园矮墙、院子围墙，凡是可以作画的地方都绘上了他的画。有画振帆远航的渔船，海面翱翔着海鸥，夕阳抚着海水，海浪波光粼粼。有画四季景色的，春的草木新芽，夏的凉风绿荫，秋的稻穗麦浪，冬的雪中梅花。人们喜欢他的画，也喜欢七嘴八舌谈论他的人。他似乎听到人们对他的谈论，他又似乎假装听不懂，不理不睬，不争不辩，糊涂着过着自己的日子。

一次有位叫阿玉的女人路过这间小屋，小屋敞开着门，却未见主人。抬眼望去，十几平方米的一个逼仄小间，一张靠窗台的木床。床上挂着一顶发黄了的旧蚊帐。床前是一张褪色的杉木老方桌，桌上随意搁着两支干巴巴的画笔，零零散散斜躺着五六只色调盘，盘底沾满浓浓的墨汁，色调盘的上方一叠一叠参差不齐的宣纸。桌子下方有一把老藤椅，两旁的扶手用灰色的旧布条缠着，固定布条的细绳儿已深深嵌入其中，虽被摩挲得几近断裂，仍然固执地牢守着它的使命。看着空空的酒瓶阿玉恍惚间明白了，这家主人已经离不开酒的浓香。酒成了他血脉里流淌着的血液，正如画是他生命的根基一样。阿玉想或许他喝过酒的眼睛是红色的，朦胧的，那双迷离的红色酒眼里或许盛满了千山红叶，万里云海。酒气漫润的眼眸一张一合，悄然降下一场赤色薄雾。水雾的最深处，静静地铺满了一地的山茶花。他迷恋这如梦如

幻的意境，迷恋这仙骨飘逸的酒香。或许他常常独自活在这样的虚幻里。人们无法理解他，正如他也无法理解人们。人们在背地里都叫他“傻子”。邻居告诉阿玉他走路或打牌时拎着一个酒瓶，活像“济公”，又不是很像。空瓶从不落下，像他的影子。

山风从小屋的窗外吹来，缓缓撩动旧时的蚊帐。帐子轻轻摇曳着，宛若一丝流连的云，视线模糊间仿佛有一缕青烟弥漫开来。淡淡轻烟里，阿玉看到了五十多年前的一个情景。

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位十岁的女孩被一阵栀子花香牵引着来到一处朝南的小房间，她小手倚着门框，两个扎起的羊角辫乖巧地依在肩旁，眼睛扑闪一闪地打量着房间。房间床头柜的右侧前放着一盆淡雅的栀子花，花瓶是只小酒坛。酒坛里满是泥土，花像生长在泥土地里，花瓣怒放，洁如玉脂，花香四溢。床头柜的一侧放着木床，木床上架着缝过几处补丁的白色蚊帐，清洗干净的蚊帐里酣睡着一位恬静的男孩子。

目光轻移，两扇门的高大衣橱静立于床头柜的另端。红漆橱门上贴着画，一只大公鸡红冠金衣气宇轩昂，鸡冠高耸挺立，如燃烧的火焰，酷似院子里散养着的那只公鸡。小女孩惊讶地看着画，凉风习习拂动着蚊帐，蚊帐轻盈曼舞。倏地，在她幼小的心中播下了一颗美丽的种子。

几年后，院子里的大公鸡老去，画中的公鸡依然年轻帅气，神采奕奕。小女孩才明白绘画能保存大公鸡年轻时的英俊神情，这是艺术的力量，艺术是不朽的，它和永恒

在一起。

那位男孩子在外地上中学。后来，学校停课了，男孩子暂时回家，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两家是邻居，小女孩经常去他家听他讲故事，看他画画，也常常和他并排躺在秋日的谷堆草垛上，仰头看着明净的长空下云朵变幻成不同的模样。

机会来了，男孩被推荐上大学，去杭州师范大学求读。毕业后成了一名教师，自此他鲜少回家。光阴如白驹过隙，暮然间，他已过不惑之年。曾经的小女孩也长大了，她叫阿玉。这次相遇，他风趣地对阿玉说：“我正在写一本书，书名叫《爱和恨》。”

数年后，再次相遇，他很感慨地对阿玉念叨，有位学生家房子已整修多次，但仍然完好地保存了他三十年前，在那位学生家的院子里画的那幅画。说这话时，他的眼神如一泓清泉，单纯、无邪，像孩童一样可爱。望着他这样神情，阿玉明白，他一直活在纯真的世界里。他虽然没有成为名家，但是他爱画，对画一往情深，常常与画相伴，与画共眠。以梦为笔，以情入画，河边的一棵小草、枝上的一只小虫、山间的一条小溪都是他画中可爱的生命。他一直在画，画在纸上、画在墙上、画在心上，活像唐寅《西洲画卷》中所题的“不损胸前一片天”。

没过多久，邻居告诉阿玉，他走了。在这间小屋里，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他走了。带走了他的记忆，带走了他的爱和恨，带走了他的山和水。像飘过岁月的一阵风，渐渐地远去。

浮生若梦，丹青难绘。

海潮文艺

2025年11月2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何青
版式设计：汪菲菲

05

海边人家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刘小红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以独特的香甜，在萧瑟秋日里总让人心生期待。今年的桂花却姗姗来迟，直到重阳时节，才在微风中可以闻到丝丝缕缕的清香。循香望去，只见那些米粒大小的鹅黄与丹红，悄然绽放在这茂密的枝叶间，不由心头暗喜，桂花终究还是开了。

自古有“门前有桂，家出贵人”的说法，使得大江南北的市井巷陌、庭院深处，都能看到它们亭亭如盖的身影。当花开繁茂时，整个街巷都浸润在清甜的香气里，似乎让寻常的日子也多了几分诗意。老人搬来凳子在树下促膝闲话，孩童在花香中奔跑嬉戏，就连飘扬的笑声明里都夹杂着桂花特有的甜润。

桂花的香气不仅滋养着味蕾，更点缀着青春的梦想。年少时，我们还没有太多钱去购买香膏香水，桂花便成了我们手中最好的香料。女孩子们常在花开的时节，悄悄采几朵桂花夹进书本里，或塞进衣服口袋。一路走过，不但有淡淡的清香，上课时翻开课本，也会有暗香浮动。那丝丝清甜伴着墨香，缭

绕在鼻尖，轻吸人心头，紧绷的神经便会渐渐舒展，连笔下的字迹都添了几分灵动。怀着“金秋折桂”的小小心愿，在书香与花香交织的教室里，书写着对未来的憧憬。

那些情窦初开的少年，见姑娘们喜欢，也会趁路折上几枝花开正盛的桂花，悄悄塞进心仪姑娘的书包或课桌里。不论心意是否被知晓，只要女孩经过时，有熟悉的花香飘过，便足以让他心生欢喜。他们互相追逐打闹着在旷野里奔跑，又或是相约在球场上，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比拼，将满心的热烈尽情释放

在金色的秋光里。

桂花香浓却短暂，这使得人们更加珍视。为留住这转瞬即逝的美好，人们常常会采下枝头的细碎金黄，想尽各种办法烹作甜糕、蜜制香茗、酿作美酒、调成蜜饯。于是每到花期，家家户户便忙碌起来，只为把这秋日的香甜融入绵长的一年四季里。

记忆里，桂花盛开的时节，我们院子里最忙碌的便是奶奶。采花时间一般都放在午后，待晨露散尽、日头西斜，她便招呼家人在

树下铺开洁净的篷布，用长竹竿轻敲缀满花簇的枝条。顷刻间，细小的花朵如金雨纷扬，簌簌落满篷布。随后，奶奶便贴着她那双裹过的小脚，在树荫下一遍遍筛选，除去杂质，再经蒸晒，封存。不久后，这些金黄的小花就会在她的巧手下，化作沁人心脾的桂花羹、花色精美的桂花糕，成为我们全家不可多得的美食。在雨后清冷或寒冬瑟瑟时，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桂花汤圆羹，似乎一切烦恼都会融化在那份香甜里，至今难忘。

人到中年，历经世事，似乎更懂得珍惜的真意。如今再遇桂花，已不复年少时的急切，不再急于攀折占有，而是学会了静静驻足，与这份天赐的馈赠温柔相拥。渐渐从它“暗淡轻黄体性柔”的形象中，领悟那份不争春色的从容，也由衷认同“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那份洗尽铅华、只把香留的洒脱。

这份懂得，让每次与桂树的邂逅，更像是与老友默契的相约：不必言语，只需共同珍惜这片刻的宁静，感受风中那缕名为“当下”的暖意。

下班时，天色骤沉，雨点不紧不慢地敲打着车窗。身边的同事望着窗外叹息：“这场雨过后，桂花怕是要落尽了吧。”闻听此话，我的心里似乎也多了几分惆怅。

直到班车到站，我走下车门。风雨拂面的刹那，那一缕熟悉的清香竟穿透雨幕，执拗地沁入呼吸。我不由怔住，心底的惆怅悄然消散。

微风掠过，湿漉漉的桂枝间那些细小的金黄在暮色中轻轻颤动，将魂魄里的芬芳，一丝不苟地交给沉寂的秋夜。或许明日仍盛开着枝头，又或许零落成泥，但那都已没那么重要了，毕竟它曾这样彻彻底底地盛开过。

而我们最留恋不舍的，或许从来不是桂花的颜色与形态，而是藏在花香里那些关于爱的细碎时光——是一家人轻轻敲打枝头，金黄满地的热闹；是秋日早晨，奶奶手里那暖到心口的桂花汤圆；还是少年时藏在课本里、甜到心坎上的小秘密。这一切从来不是靠桂花本身，而是家人的温暖、亲人的疼爱，一点点浸润出的温暖和香甜，永藏心头，从未走远。

屋檐下

父母养鸡琐记

□李海州

下班回家，家门口躺着一个快递包裹，不仔细看，也知道是父母从温州老家寄来的土鸡蛋。从前年开始，父母每两周会给我们小家庭寄五十个土鸡蛋，按他们的说法，现在菜场里的鸡蛋没营养，还是自己放养的鸡，产的蛋吃了放心。为了让孙女和孙子吃上好的土鸡蛋，父母在菜园子里搭了二十多平方米的鸡圈，重新拾起养鸡的生计。

拆开层层包裹，我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放入保鲜袋，触碰到粉红色的蛋壳，似乎还能感受到母鸡的余温。儿子曾问我：“爷爷奶奶家的鸡为什么会产这么多蛋？”我哑然失笑，思绪却随着这些圆润饱满的鸡蛋，回到了与养鸡有关的岁月中。

记忆里最早的鸡味，藏在母亲嫁进李家第一年过年。听母亲讲，她刚嫁到李家那年，家里很穷，一年年货都没有。腊月廿九，隔壁村母亲的亲姐姐，送来半片温州熏鸡，塞给了母亲。母亲捏着那半片熏鸡，在昏暗的灶房里那熏鸡亮得晃眼，香气直往人鼻子里钻，而她的眼泪滴在了灶台上。

第二年，母亲就开始养鸡了，她对鸡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年把鸡养得肥肥的，平时鸡蛋作为家里的下饭菜，偶尔积累多了，还作为送给亲戚朋友的礼品，每到过年，就把鸡做成熏鸡作为年货。到我读小学时，鸡圈里每年保持五六只鸡的规模，我们觉得生活也

越来越美好。许多年后，母亲还常常提起：“每年看着成群的鸡，就想到过日子，苦后总能有甘甜。”

上初中后，我要上夜自习，回家时已是星斗满天。那时家里厨房的灯总亮着，母亲站在灶台前，碗底磕一枚新鲜鸡蛋，筷子“当当”搅散，加一些白糖，滚水冲下去，蛋花瞬间绽开成云朵。她会把碗端到我面前：“快喝了，趁热喝了。”我埋头喝水冲蛋时，母亲就坐在一旁，又会向我报告，今天收了几个鸡蛋，是产多了还是产少了。那些年家里的鸡蛋，除了给我补充营养，母亲偶尔会卖掉一些，积累一些钱，供我开学初付学费。

读高中后，我住校了，家里建了新房，经济状况好了很多，不用靠鸡蛋补充营养，也不用靠鸡蛋换钱了。当时房子旁边有几十平方米的菜园子，父母继续保留养鸡的习惯，不过都改养公鸡了，父亲的原话是：“母鸡下的蛋你们吃不上，不如养公鸡做熏鸡”。那时每逢过年，总能在阳台看见挂满的熏鸡。父亲每年做熏鸡的习惯，后来一直持续到我读大学，留校工作，直至现在。每年年后离家时，我的汽车后备箱总会被塞进几只熏鸡，到家放进冰箱里，能一直吃到“五一”假期。

父母六十多岁后，已把我和妹妹都扶植到成家立业，我们的孩子也渐渐长大了，我

女儿读初中，儿子读小学，他们把小生意停了，基本没事了。忽然有一天，父亲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在老家田里圈出了一块田地，做成了鸡圈，养了二十来只鸡，他兴奋地说：“再过两个月，母鸡就可以产蛋了，到时候给孩子寄些土鸡蛋。”母亲在电话里笑得像个孩子，“自家产的鸡蛋好。”果然，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一箱土鸡蛋，从此以后，我们冰箱里的土鸡蛋从来没有断过。

去年暑期回家，我带小家子回老家，见父母每天早晚都把煮熟的米饭拌进玉米和麦麸，带到鸡圈里撒下去给鸡吃，有时还会在田里摘一些菜叶给鸡吃，他们常常向我念叨：“饲料鸡的蛋哪有什么营养，你看我们家的鸡吃得多好”。鸡在外面吃的时候，母亲会到鸡舍收拾鸡蛋，每个蛋都用软布擦干净，放进专用的竹篮里，似乎捡起来的都是宝贝。儿子一直在一旁帮奶奶喂鸡和捡鸡蛋，我冲他微笑，我说：“你每天说我们家的鸡蛋特别香，你现在知道原因了吗？”

那一刻，半片熏鸡的窘迫、水冲蛋的温暖、整排熏鸡的香气、快递箱里的土鸡蛋……这些画面在我眼前一一浮现。此刻，我忽然明白，父母养鸡的漫长岁月，不仅是为了生计，更是将浓浓的爱意融入每一枚鸡蛋、每一只熏鸡中。这是一部温暖的亲情史，记录着他们无声的付出与牵挂。

诗风雅韵

□黄公山

见东、西白莲两岛开发蓝图，循濂溪先生《爱莲说》韵脚，咏东、西白莲和湖泥三岛风华与周氏文脉。

普陀三岛，名出《爱莲说》，居者皆濂溪后裔。昔渔舟逐浪，生计惟艰；今焕新起势，气象万千。予独爱其承清韵而不迂，拓实业而不浮，富民兴邦，可赞可传焉。

予谓：东，岛之储能者也；湖泥，岛之根脉者也；西，岛之兴工者也。

噫！昔之渔乡，鲜有人颂；今之新岛，同予者众；强国之基，宜乎盛矣！